

Mei Guan  
美冠  
纯美阅读书系

马克·吐温著  
翻译/张友松 叶冬心等  
导读/罗玲

# 威尼斯的小艇

经典彩绘本

尖削的船头和船尾翘  
出水面，有如蛾眉月  
钩，只是弯度不怎么  
厉害罢了。



{外国卷}

美冠纯美阅读

马克·吐温  
专集

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 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


这触动灵魂的优美文字，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，  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，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。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 
同心出版社

〔美〕马克·吐温

美冠纯美阅读

*The Boat of Venetian*

威尼斯的小艇 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克·吐温专集：威尼斯的小艇 / (美) 马克·吐温 (Twain, M.) 著；  
张友松等译. —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12.4  
ISBN 978-7-5477-0497-4

I. ①马… II. ①马… 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 
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7786号

美  
马  
克  
·  
吐  
温

美冠纯美阅读

The  
Boat of Venetian

威尼斯的小艇

专  
集

原 著 [美国] 马克·吐温  
翻 译 张友松 叶冬心等  
导 读 罗 玲  
总 策 划 安洪民  
绘 画 李广宇  
责任编辑 宛振文 刘冰远  
项目编辑 郭卓群  
美术编辑 刘 璐  
封面设计 大 娟  
版式设计 王 雪  
内文设计 孙美玲

出 版 同心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 
邮 编 100005  
发行电话 (010)88356856 88356858  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 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4 次印刷  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  
印 张 12  
字 数 120 千字  
定 价 19.80 元

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
\* 退换声明：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(010-88356856) 联系退换。

# 序·言

Preface

马克·吐温，原名萨缪尔·兰亨·克莱门。他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、幽默大师、小说家、演说家。他的一生著作颇丰，小品、散文、演讲自成一家，备受推崇，而长篇小说如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、《哈克贝利·芬恩历险记》，以及中短篇小说如《竞选州长》、《百万英镑》等，更是闻名于世。威廉·福克纳称他为“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，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”。

1835年，马克·吐温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小乡村。12岁时，父亲去世，马克·吐温开始独立谋生，在印刷厂拜师做学徒。之后又先后做过排字工人、水手、领航员、士兵和记者，还经营过木材业、矿业和出版业……这些复杂的职业经历，为马克·吐温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，也是他独特的文风得以形成的坚实的生活基础。

马克·吐温早期的行文风格较为轻松、活泼。1865年，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《卡县名蛙》在纽约《星期六邮报》上发表，使他一夜之间家喻户晓。1866年，他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，来到欧洲、中东采访。回国后，他把采访见闻整理成书，名为《傻子国外旅行记》，颇受欢迎。

后期的作品中，马克·吐温加大了对现实的讽刺和批评的力度，对美国社会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。精神空虚、无所事事的小市民，不择手段的

---

政客，拜金主义者和道德堕落的统治者，都是马克·吐温嘲笑和抨击的对象。他的作品总是于幽默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，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悲剧性的笑声。同时，漫画式的夸张笔法，又释放着他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的向往。马克·吐温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，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，令后世瞻仰和传颂。

本书根据作者的创作风格把他的作品分为“快活人生”和“黑色幽默”两辑。“快活人生”一辑中，选取的是一些轻松诙谐的作品，如《卡县名蛙》、《为艾德带来好运的玩笑》，清新生动的叙述语言，令人读罢忍俊不禁。而“黑色幽默”一辑中的作品，则较为辛辣讽刺。本书还设置了导语和导读，使读者在欣赏马克·吐温的名作时，能够对其创作背景和写作特点，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直观的把握。

马克·吐温的译文有若干版本，经过审慎的比较和考虑，我们最终选择了叶冬心、张友松、赵良廷、高含菊及文楚安诸位先生的译文，在此，谨对各位先生所做的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如果说美国文学是一片浩瀚的星空，那么马克·吐温的作品一定是最璀璨的那颗明星。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枚望远镜，带领广大的青少年读者一睹幽默大师的风采，领略那份独特的诙谐与睿智。



第一辑  
*Happy Life*  
快活人生

威尼斯的小艇	2
卡县名蛙	8
他是否还在人间	17
百万英镑	32
为艾德带来好运的玩笑	65
与移风易俗者同行	76

## 第二辑

*Black Humor*

# 黑色幽默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00 |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件始末      |
| 111 | 竞选州长             |
| 120 | 神秘的访问            |
| 128 | 一个真实的故事          |
| 136 | 爱德华·密尔士和乔治·本顿的故事 |
| 145 |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        |
| 154 | 狗的自述             |
| 171 | 法国人大决斗           |

# Happy 快活人生 Life

第一辑

---

马克·吐温被公认为美国的“幽默大师”。海伦·凯勒曾由衷地说出这样的话：“我喜欢马克·吐温——谁会不喜欢他呢？即使是上帝，亦会钟爱他，赋予其智慧，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。”

马克·吐温是以写轻松、夸张的幽默轶事走上文坛的。本辑收录的也是这一风格的作品。他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主题严肃，笔法幽默的特点；其口语化的叙述语言使得文字清新活泼，感染力极强。

例如《卡县名蛙》一文，作者借西蒙·威勒的口吻，把一个嗜赌成性，在赌场上耍小伎俩，最后反被他人暗算的男人刻画得栩栩如生；《他是否还在人间》也采用了类似的写作手法，在看似一本正经的叙写中，诙谐幽默的气氛呼之欲出。

马克·吐温曾说过：“幽默故事的效果取决于叙述方式。”而他的创作风格，真正使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“斯文传统”中解放出来，走向独立与成熟。马克·吐温也因此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---

Mark Twain  
导·语



# 威尼斯的小艇

## 导 读

1878年春至1879年夏，马克·吐温携全家前往欧洲旅行，这为他的写作，尤其是游记写作收集了很多材料。1880年3月，《国外旅游记》（也译作《海外流浪记》）出版。《威尼斯的小艇》便收录其中。

威尼斯小艇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名字——“贡多拉”。这种轻盈纤细、造形别致的小艇一直是居住在泻湖上的威尼斯人代步的工具。作者以威尼斯小艇为线索，带我们随舟同游，领略到了水城威尼斯的风土人情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在这篇清新的小游记中，仅以作者的寥寥数笔，意大利名城威尼斯的概况，威尼斯小艇的构造特点，游客乘坐小艇时轻松惬意的感受，船夫娴熟得令乘客叹为观止的驾船技术，沿岸的居民对小艇的依赖，威尼斯民众的日常生活，还有威尼斯的小艇给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增添的无限情趣，皆跃然纸上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马克·吐温的作品，多以嬉笑怒骂的调侃和四两拨千斤的幽默讽刺见长。像《威尼斯的小艇》这样的清新游记并不多见。我们可以从短文的字里行间，感受到作者与家人共同旅行时的轻松惬意的心情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推崇和赞颂。

威尼斯的小艇划起来就像蟒蛇一样洒脱自在。船身長二三十英尺，又窄又深，好像独木船；尖削的船头和船尾翘出水面，有如蛾眉月钩，只是弯度不怎么厉害罢了。

船头上装着个钢栳，外附战斧一柄，仿佛时时要将过往船只砍成两半，只是从不下手。小艇浑身漆成黑色，因为在威尼斯全盛时代，小艇装点得太华丽了，元老院便下令禁止这类装饰，而且规定必须用朴素而庄严的黑漆来代替。如果实有其事的话，毫无疑问，阔绰的庶民在大运河上冒充贵族的样子未免太显著了，是应当泼些冷水。如今那项禁令既已失效，可见是尊重圣洁的历史和传统，才保持这阴森森款式的，那么就由它去吧。这是一种丧服的颜色，威尼斯在哭丧呢。小艇的船艙上铺着甲板，船夫就站在上面，他只使一把桨——桨叶当然很长，因为他简直站得笔直呢。小艇的右舷边突出一个木栓，高一英尺半，正面有两个小钩，或者说弯口，后面也有一个。船夫拿桨靠在木栓上当支点，常常在木栓前后调换方向，在上下弯口转移位置，船要怎么划，桨就怎么搁——他究竟怎能将桨嵌在那么小的凹口中，或者看风使舵，或者笔直前进，或者突然拐弯，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，也是件趣味无穷的事。恐怕我对一路经过的那些刻花雕像的宫殿不大注意，注意的倒是船夫那手绝技吧。他往往像要撞上去似的擦过转角，或者间不容发地掠过其他小艇，吓得我就像人家的臂肘擦过四轮马车车轮时孩子说的那样，“缩起来”了。谁知他竟算得分毫不差，像素有训练的马车夫一样有恃无恐，在熙来攘往、百老汇般热闹的河上那些船只当中穿进穿出。他可从不出差错。

有时我们顺着大运河飞驶而去，刚刚来得及朝大门口瞥一眼，

不料小艇又进了郊外的暗巷，四下一片寂静，霉迹斑斑点点，河水凝滞不动，杂草丛生，房屋荒废，毫无生气，我们不由肃然，落入沉思默想的意境。

那船夫虽然没穿缎子号衣，没戴羽冠，没裹绸子紧身衣，倒是活脱脱一个泼皮的写照。他气宇轩昂，和颜悦色，随机应变时一举一动都显得温文尔雅。他那条长长的独木船，还有他那漂亮的身影，巍然高居在船梢上，衬托着晚空，这幅情景活像一幅画，在外邦人看来煞是新颖，分外动人。

我们坐在软席车厢般的船舱里，舱里拉着窗帘，我们不是抽烟，就是看书，或者眺望舱外的过往船只、房屋、桥梁、行人，心里一团高兴。在国内，乘着四轮马车，颠颠簸簸地走在卵石路上，决不会这么痛快的。我们还是头一回晓得，天下有这么安闲而愉快的漫游呢。

可这真是件稀罕事，居然看到人家把船只当作自备马车使用，实在稀罕极了。我们看到生意人走到大门口，到商业区去办公，乘的不是街车，而是小艇。

我们看到出门拜客的小姐站在门口阳台上，呵呵笑着，跟主人吻别，挥着扇子，说：“改天来喔——噢，一定来喔——你总是这么怕羞——妈妈快把你憋死啦——我们已经搬进新房子，嘿，那地方才美哩！——到邮局、教堂、基督教青年会再方便不过了；我们还可以在后院子里那么有意思地钓钓鱼，开开心，举行游泳比赛——哦，你千万得来——路一点也不远，要是往南过圣马可大广场和奈何桥，穿过小巷，再往北，经过圣玛利亚·德·福拉瑞教堂，进大运河，那就没一点儿路了——噢，一定来喔，莎莉·玛利亚——再





见！”说着这小甜嘴就一跳一蹦地走下台阶，跳上小艇，悄悄说：“好讨厌的老东西，但愿她别来！”小艇一溜烟地拐了弯，顿时不见踪影。还有一位姑娘砰地关上大门，说：“唉，这场活罪总算熬过去了——可看来我总得去探望她了——好神气的讨厌鬼！”普天下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样。我们看到羞答答的小伙子，蓄着淡淡的胡子，长着浓浓的头发，笨头笨脑，全身打扮倒是雅而不俗，乘着的小艇，到她父亲公馆门口，吩咐船夫辟出船里积水，等他回来，然后就怯生生地走上台阶，正巧在大门口碰到“老太爷”！只听得他打听新开张的英国银行在哪条街，仿佛他上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，说着就跳进船，心惊胆战地溜走了！只见他偷偷拐个弯，又一直划来，哗的一声，拉开窗帘，目送老太爷乘的小艇渐渐消失，他那位苏珊就奔了出来，嘴里叽里呱啦，唧唧我我地吐出一连串意大利情话，陪他划进一片汪洋的大街，驶往丽奥都桥<sup>[1]</sup>去了。

我们看到太太小姐上街买东西，天下妇女买东西都是这个样，在一条条街上，一家家铺子里穿进穿出，还是不脱那副风习，只是在路旁等候她们一两个钟头的，不是自备马车，而是小艇。小艇等在外面，她们叫殷勤周到的年轻店员翻箱倒篋地搬出数不清的绫罗绸缎；结果只买了一包针，就乘上小艇去光顾其他商店大肆威虐了。她们总叫店里把货送回家，还是不脱那副风习。普天下的人几乎都是一个样；眼看一个威尼斯小姐到铺子里，买了一毛钱的蓝缎带，叫店里装在大货船上送回家，不由想起这真像我心爱的故乡中的情况。啊，在关山万里的异乡客地，就是这点儿

[1] 丽奥都桥，威尼斯名胜之一，大运河上的一座大理石桥，建于1591年。

人情味叫人感动得掉眼泪。

我们看到男女小孩随同保姆，乘着游艇去兜风。我们看到全家大小，个个举止沉着，穿着出客衣服，拿着经书和念珠，跨上小艇，摇船去做礼拜。在半夜里，我们看到戏馆散场，涌出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少年男女；我们听到船夫大叫小嚷，瞅见争先恐后的人群跳上小艇，不知多少只黑船顺着月光如洗的大街驶去；只见他们在各处分散，到了纵横交叉的小街，就此不见踪影；只听得远处飘来隐隐约约的嬉笑声和道别声；不久，这番稀奇的盛况看不见了，眼前只剩下静悄悄的一片粼粼河水——巍峨大厦——簇簇阴影——偷偷映进月光下的古怪的石像脸庞——阒无一人的桥梁——停泊不动的船只。所有一切全笼罩着那种神秘莫测的岑寂。那种偷偷摸摸的宁静，正好吻合这梦境般的威尼斯古城的气氛。

---

陈良廷 译



# 卡县名蛙

## 导 读

1865年11月18日，纽约的《星期六邮报》刊登了马克·吐温的《卡县名蛙》，各处纷纷转载，马克·吐温开始在国内取得名声。1867年4月25日，马克·吐温的第一本书出版，名为《卡县名蛙和其他随笔》。

在这篇为马克·吐温带来声名的短篇小说中，作者讲述的是一个爱打赌的人，他用看起来孱弱的弩马占他人便宜，还用会使咬后腿的绝招的小斗犬在赌场中取胜。但后来他在用跳蛙跟人打赌的时候，却被别人耍了个小小的计谋，以致输了这场赌注。

这篇短篇小说最初发表时，评论家说这个故事曾让“整个纽约顿时大笑”。小说的基本题材来自美国西部边疆，这些赌徒轶事原来仅在边疆流传，但经马克·吐温的加工后，“名蛙”故事迅速传遍美国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笑料。从此，年轻的马克·吐温“一举成名，成为闻名全美的幽默大师”。虽然《卡县名蛙》篇幅不长，但它在文学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是美国边疆文学的代表作之一。

我的一位朋友从东部来信，要我去拜访性情温和，但爱饶舌的西蒙·威勒，打听他的朋友列昂尼达斯·W·斯迈利的下落，我遵命前往。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结果如何，请听我一一道来。事后我怀疑这位列昂尼达斯·W·斯迈利是我朋友瞎编出来的，他根本就不认识此人。但他准是猜到：只要我向老威勒一打听，就会让他联想起那位声名狼藉的吉姆·斯迈利来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些乏味的、又臭又长的、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，把我烦死。要是我的这位朋友存心这么干，那他真是做对了。

我在破烂的矿区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小酒馆里找到了西蒙·威勒，他正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。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，秃脑门，安详的脸上透着和气和朴实。他醒来，起身来向我问了声好。我告诉他，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好友，名字叫列昂尼达斯·W·斯迈利——也就是列昂尼达斯·W·斯迈利神父，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矿区住过。我又加了一句：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有关他的任何情况，我将感激不尽。

西蒙·威勒把我逼到墙角，拿自己的椅子拦住我的去路，然后坐下来讲了一通下面所说的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。他说话时脸上不露一丝笑意，眉头一皱不皱，他的语调从第一句起就没有变过，始终平缓。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，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感人的认真和诚意，这分明是在告诉我，他一点都没觉得他的故事是荒唐可笑的，那些事在他看来可都是重要的，而且他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，认为他们智谋超群。我听凭他一路讲下去，一直没有打断。

列昂尼达斯神父，嗯，列神父——嗯，从前这里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·斯迈利的，那是1849年冬天——也许是1850年春天——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总之不是1849年就是1850年，因为他刚来矿区的时候，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；不管怎么说，他可是天下最古怪的人，对任何事都喜欢打赌。只要能找到一个愿打赌的人，他就奉陪到底，碰上什么就赌什么。别人要是不愿赌黑，他就赌黑；别人不愿赌白，他就赌白。不管别人想怎么赌，他都陪着——无论如何只要能赌得起来，他就舒服了。尽管如此，他照样有好运气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好，十有八九总是他赢。他随时找机会打赌；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能打赌的，只要有人提出来，不管你的赌注往哪一边下，他都照赌不误，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。

若赌的是赛马，收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，就是输得一干二净；狗打架，他赌；猫打架，他也赌；鸡打架，他还是赌；嘿，要是两只鸟停在篱笆上，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；矿区聚会他从未缺席，每次都拿沃尔克牧师打赌，他打赌说，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最好的；那倒是千真万确，他确实是个好人。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壳郎朝哪里开步走，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——不论到哪儿都行；只要你跟他赌，哪怕是去墨西哥，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，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，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。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利，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。嘿，对他来说用什么打赌都一样——他什么都赌——那家伙很有意思。有一回，沃尔克牧师的太太得了重病，许久都不见好转，眼看着她就要不行了；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